

基督山伯爵

[法] 亚历山大仲马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媛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石宗宾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7-104-01558-2/I·636

定价:9666.00 元



前 言

【内容梗概】

主人公爱德蒙·邓蒂斯是一个精明能干、善良正直的水手。他年轻聪明，无忧无虑，20多岁就当上了大副，还有一个美丽善良的未婚妻。就在他对生活充满幸福的憧憬的时候，因为替拿破仑的元帅带了一封信，而且信是带给拿破仑的审讯者的父亲的，于是，他的命运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场大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在他新婚之日，他未婚妻的追求者费南密告了邓蒂斯，他被当局逮捕了，并被维尔福毫无根据地判为“危险分子”而下死牢终身监禁。顷刻间邓蒂斯由婚礼上的新郎，沦为囚犯。在牢里，邓蒂斯捱过了黑暗、漫长的14年。在这期间，邓蒂斯结识了另一个传奇式人物法利亚，并通过地道互相往来。在法利亚中风死后，邓蒂斯巧施金蝉之计，钻入装裹法利亚尸体的麻袋，逃出虎口，来到基督山岛。根据法利亚提供的线索，邓蒂斯找到了埋藏在岛上的大量古代宝藏。从此，他运用这些财富和智慧，以基督山伯爵的身份，针对他的三大仇人维尔福、邓格拉司和费南，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

邓格拉司是靠写匿名信诬陷邓蒂斯而夺得了船长位置的。在拿破仑“百日”时期，他在船主的推荐下，逃往西班牙当了银行出纳，后又在军粮处贪污发财，从事公债投机，先后娶了



基督山伯爵

银行行长和御前大臣的女儿为妻，靠老婆与内政部长的秘书通奸窃取情报搞投机，成为百万富翁，并受封为男爵。基督山对他的惩罚是设法使他被迫交出所有侵吞的财产，忍受饥饿的煎熬。

如果说邓格拉司的特点是投机，那么费南的性格便是出卖。他投递匿名信，夺去了爱德蒙·邓蒂斯的娇妻；滑铁卢战役期间，他跟随一个叛逃的将军私通英军，复辟后当上了少尉；法西战争期间，他以攻打自己的祖国有功混上了上校和伯爵；希土战争中，他靠出卖对他信任备至的主人——亚尼纳总督阿里当上了中将，并打死了阿里，还将总督的女儿海蒂卖作奴隶，捞了一大笔钱带着马瑟夫伯爵的头衔回国进了贵族院。对这类忘恩负义的人，作者为他安排了妻离子散、身败名裂、以自杀而告终的结局。

而维尔福的典型性格是见风转舵。维尔福的父亲诺梯埃是巴黎拿破仑党俱乐部的主席，主持策划了推翻波旁王朝的密谋。拿破仑托爱德蒙传送的那封密信，就是通知诺梯埃登陆举事时间的。而作为拿破仑党徒的维尔福，在王政复辟之日立即投靠了封建贵族，谋得代理检察官的职位。当他截获爱德华带回的信后，不是去交给他的父亲，而是以为请功领赏的时候到了，星夜赶往皇宫，面见路易十八，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今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在滑铁卢战役中，维尔福的双手沾满了拿破仑党人和广大人民的鲜血。七月王朝时期，他爬了巴黎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高位。基督山对他的结局安排也是独具匠心的，他当众揭穿维尔福的面目，使他的妻儿因羞辱难当双双自杀而死。基督山伯爵的全部复仇计划以维尔福的发疯而打上了圆满的句号。



【作者介绍】

参见《三个火枪手》。

【遭禁经过】

围绕爱德华的复仇计划和行动，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可分为善恶两大阵营，一方面是依附复辟王朝的社会渣滓和七月王朝的头面人物，另一方面是受恶势力的迫害的拿破仑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特别是通过爱德华三个仇人的发迹史，绝妙地讽刺了两个王朝的统治者，揭露了他们丑恶的本质，表现出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和忠于共和理想的坚定政见。也正是作者这种进步思想，使作品一度遭禁，被罗马教廷归入禁书之列。

《基督山伯爵》显示出大仲马在通俗小说创作上的高超技巧。时至今日，这部小说仍然以其惩恶扬善、报仇雪恨的主题、充满传奇色彩的艺术魅力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深受人们的喜爱。



目 录

第 一 章	船驶入马赛	(1)
第 二 章	父和子	(11)
第 三 章	迦太兰村庄	(20)
第 四 章	陷阱	(32)
第 五 章	结婚喜筵	(40)
第 六 章	代理检察官	(55)
第 七 章	审讯	(68)
第 八 章	伊夫堡	(79)
第 九 章	订婚的夜晚	(90)
第 十 章	在土伊勒里宫的小书房里	(96)
第 十 一 章	科西嘉的魔鬼	(105)
第 十 二 章	父和子	(115)
第 十 三 章	一百天	(124)
第 十 四 章	二个囚徒	(133)
第 十 五 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44)
第 十 六 章	一个意大利学者	(160)
第 十 七 章	在长老的房间里	(172)
第 十 八 章	宝藏	(196)
第 十 九 章	第三次病情发作	(209)
第 二 十 章	伊夫堡坟场	(220)
第 二 十 一 章	狄波伦岛	(225)



基督山伯爵

第二十二章	走私商贩	(236)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小岛	(244)
第二十四章	隐密窟	(253)
第二十五章	陌生人物	(261)
第二十六章	邦杜加客栈	(268)
第二十七章	对往事的追忆	(284)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300)
第二十九章	摩莱尔父子公司	(307)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320)
第三十一章	水手辛巴德在意大利的日子	(336)
第三十二章	苏醒	(357)
第三十三章	遭遇罗马强盗	(361)
第三十四章	出现谜底	(386)
第三十五章	上刑场	(412)
第三十六章	在罗马过狂欢节	(427)
第三十七章	陵墓	(446)
第三十八章	约定：相会	(465)
第三十九章	客人来了	(473)
第四十章	早餐时的会面	(497)
第四十一章	互相介绍	(511)
第四十二章	管家：伯都西奥先生	(526)
第四十三章	在阿都尔别墅里	(531)
第四十四章	复仇的火焰	(540)
第四十五章	血案发生了	(563)
第四十六章	一个无限透支帐户	(576)
第四十七章	一匹有灰色斑纹的马	(591)



第四十八章	价值观	(606)
第四十九章	希腊女郎	(618)
第五十章	和摩莱尔一家人在一起	(624)
第五十一章	一对有情人	(635)
第五十二章	关于毒药的学问	(648)
第五十三章	看戏	(668)
第五十四章	公债风波	(689)
第五十五章	少校卡凡尔康德	(702)
第五十六章	安德里·卡凡尔康德	(716)
第五十七章	约会	(731)
第五十八章	诺梯埃·维尔福先生	(745)
第五十九章	遗嘱	(755)
第六十章	急报	(766)
第六十一章	驱逐睡鼠	(777)
第六十二章	鬼	(789)
第六十三章	晚餐	(800)
第六十四章	乞丐	(812)
第六十五章	夫妇间	(822)
第六十六章	婚姻计划	(834)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公事房	(846)
第六十八章	夏季舞会	(860)
第六十九章	调查	(870)
第七十章	舞会	(881)
第七十一章	盐和面包	(892)
第七十二章	圣·米兰夫人	(898)
第七十三章	誓言	(912)



基督山伯爵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的家墓	(944)
第七十五章	陈诉书	(955)
第七十六章	小卡凡尔康德	(967)
第七十七章	海蒂	(979)
第七十八章	来自亚尼纳的消息	(1003)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1026)
第八十章	控告	(1040)
第八十一章	退休的面包师	(1047)
第八十二章	夜盗	(1070)
第八十三章	上帝之手	(1086)
第八十四章	波香	(1094)
第八十五章	旅行	(1101)
第八十六章	审讯	(1113)
第八十七章	挑衅	(1127)
第八十八章	耻辱	(1134)
第八十九章	夜晚	(1145)
第九十章	约会	(1154)
第九十一章	母和子	(1168)
第九十二章	自戕	(1175)
第九十三章	凡兰蒂	(1187)
第九十四章	服罪	(1193)
第九十五章	父和女	(1206)
第九十六章	婚约	(1216)
第九十七章	到比利时去	(1228)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1236)
第九十九章	法律	(1248)



第一〇〇章	现身	(1259)
第一〇一章	赤练蛇	(1267)
第一〇二章	凡兰蒂	(1273)
第一〇三章	玛西米兰	(1279)
第一〇四章	邓格拉司的签字	(1289)
第一〇五章	坟场	(1302)
第一〇六章	共享	(1316)
第一〇七章	狮窟	(1334)
第一〇八章	法官	(1342)
第一〇九章	开庭	(1353)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1360)
第一一一章	抵罪	(1368)
第一一二章	离去	(1377)
第一一三章	往事	(1393)
第一一四章	庇庇诺	(1407)
第一一五章	罗杰·范巴的菜单	(1418)
第一一六章	饶恕	(1426)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1433)



第一章 船駛入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许多人站在避风堰了望塔上，他们望见了经过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从士麦拿来的大帆船法老号。了望塔上发出了讯号之后派出一位领港，他乘小船绕过伊夫堡，在里翁屿和摩琴岬之间上了法老号。

看热闹的人在圣·琪安堡的阳台上挤满了。一艘船的进港在马赛始终是一件大事，尤其是象法老王号这样的船，就更吸引人的注意。因为船主是马赛人，船又是在本城的佛喜船坞里建造装配的。

法老号逐渐驶近港口。它已从杰罗斯屿和卡拉沙林屿之间的海峡中安全的通过，那海峡是由几次火山爆发所形成的，船绕过波米琪，驶近港口。船上扯起中桅的上帆、前桅的三角帆和纵帆，那些看热闹的人本能地感觉到了不幸的预兆，因为它驶得如此的缓慢和无精打采，他们都互相探究究竟什么不幸的事故降临到了船上。可是那些对航海有着丰富经验的人却能清楚地看出，假如的确发生了任何意外，那一定与船的本身无关。因为从各方面看来，并无丝毫迹象表明它失去了操纵。领港正在指挥着法老号通过马赛港狭窄的入口。有一个青年站在领港的旁边迅速的打着手势，用他那敏锐的眼光注视着船的每一个动作，并重复领港的每一道命令。

在看客中弥漫的不安终于使其中的一位忍耐不住了，他不



基督山伯爵

等帆船入港就乘一只小艇迎上前去，并在里瑟夫湾对面靠拢了法老号。

领港旁边的那个青年看见他来，就脱下帽子，走到船边。他是一个又瘦又高的青年，大约二十岁左右，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对黑色的眼睛；外表显得极其镇定和坚毅，只有从小就经风险的人才会有那种镇定和坚毅。

“呀！邓蒂斯，是你吗？”小艇里的人喊道。“发生了什么事了？你们船上为什么显得如此丧气？”

“非常不幸，摩莱尔先生！”青年回答说，——“尤其是对我！我们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失去了勇敢的船长黎克勒先生。”

“货怎么样？”船主焦急地问。

“货都安全，我想那方面你是可以满意的，摩莱尔先生。但可怜的黎克勒船长——”

“他怎么了？”船主松了一口气问。“那位可敬的船长怎么了？”

“他去世了。”

“跌下船了吗？”

“不，先生，他死于脑膜炎，临终时非常痛苦。”然后他转过去喊道，“全体注意！准备下锚！”

全体船员都听从他的命令。船上所有的八个到十个海员都同时行动起来，有的奔向三角帆和上帆的索子，有的奔向大帆的索子，有的则去操纵转帆索和卷帆索。那青年水手四处看了一下，看到他们正迅速确实地执行着他的命令，就又转过脸去。

“怎么会发生这件不幸的事呢？”船主等了一会儿以后，又



继续他们先前的话题。

“唉，先生！这完全是没有想到的事。在离开那不勒斯以前，黎克勒船长曾和那不勒斯港务长谈了很长时间。开船以后，他就觉得头里极不舒服。一天后，他就开始发烧，三天后就死了。我们照常例将他海葬了，他也可以安心长眠了。我们把他缝裹在吊床里，又在两头放了两块三十六磅重的铅，就葬在艾尔及里奥岛外。我们带来了他的佩剑和铁十字荣誉章留给他的太太做纪念。船长总算也没虚度了他这一生。”青年微笑了一下（那是一个忧郁的微笑），又说，“他和英国人作战了十年，到头来仍能死在床上，就像常人那样。”

“你知道，爱德蒙，”船主回答，他显得越来越放心了，“老年人终必要给青年人让路，我们都是凡人。不然青年人就无法升迁了呀，而且你已向我保证货物——”

“相信我，货是安好的，摩莱尔先生，这次航行我想你至少可赚二万五千法郎呢。”

这时，船正在从郎德塔边驶过，青年就喊道：“全体注意，准备落下帆，三角帆和纵帆！”

就像在一艘大战舰上一样，他的命令立刻被执行。

“落帆！卷帆！”最后那个字一喊出，所有的帆都落了下来，几乎觉察不到船只是在向前移动了。

“请上船来吧，摩莱尔先生，”邓蒂斯说，他察觉到船主已经有点着急，“你的押运员邓格拉司先生已出来了，他会告诉你详细情形的。我还得去照顾下锚，然后给船挂丧。”

船主立即抓住邓蒂斯抛给他的绳子，敏捷的爬上船边就像水手一样，邓蒂斯去执行他的任务，给那个他称为邓格拉司的人留了和船主谈话的机会。邓格拉司现在已向船主走来。他大



基督山伯爵

约二十五岁左右，天生一副谄上傲下，不讨人喜爱的脸孔。他是船上的押运员，本来就惹水手们讨厌，但除此之外，他个人的作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船员憎恶他的程度就像爱戴邓蒂斯的程度。

“摩莱尔先生，”邓格拉司说，“你听说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不幸了吧？”

“是的！唉，可怜的黎克勒船长！他真是一个又勇敢又诚实的人！”

“而且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海员，是生长在海上的——是摩莱尔父子公司担当这种重要事业的最适当的人选。”邓格拉司回答。

“可是，”船主说着，眼光却盯着邓蒂斯，他正在指挥下锚，“邓格拉司，在我看来，一个水手要熟悉他的工作，并不是只有象你所说的那样的老海员才行，你看爱德蒙，他不需任何人的指示，也似乎完全称职了。”

“是的，”邓格拉司扫了爱德蒙一眼，目光中透露出忿恨说，“是的，他很年轻，而年轻人总是非常自信的。船长还没有死，他就发号施令起来，都不跟别人商量一下，而且并不直航回马赛，而是在爱尔巴岛停了一天半。”

“说到他指挥这只船，”摩莱尔回答，“既然他是大副，这便是他的职责。至于在爱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时间，除非这只船坏了，否则便是他的错误。”

“这只船毫无毛病，摩莱尔先生，那一天半的时间只为了要到岸上去玩玩，并没有别的事。”

“邓蒂斯！”船主转过身去对那青年喊道，“来这儿！”

“我就来，先生，”邓蒂斯回答，然后他对船员喊道，“下



锚!”

锚立刻抛下了，发出铁索擦过舷眼的噪声。邓蒂斯忠于职守，直到这项工作完成，虽然有领港在。他随后又喊：“下旗，藏好旗，把帆桁放斜!”

“你看，”邓格拉司说，“他简直自以为是船长啦。”

“嗯，他事实上也的确是。”船主说。

“不错，但你和你的合伙人还未签字批准，摩莱尔先生。”

“那不是问题。”船主说，“不错，他很年轻，但在在我看来，他似乎已经具备了作为一名优秀海员的一切条件。”

邓格拉司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快。

“对不起，摩莱尔先生，”邓蒂斯走过来说，“现在船已经停妥，您吩咐吧。刚才您叫我，是吗?”

邓格拉司退后了一两步。

“我想问问你在爱尔巴岛停泊的原因。”

“我也不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那是黎克勒船长最后的一个命令。他在弥留之际，要我将一包东西送给柏脱兰元帅。”

“你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谁?”

“元帅。”

“见到了。”

摩莱尔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把邓蒂斯拖到一边，突然问道：“圣上近况如何?”

“看上去健康极了。”

“那么你是见到圣上了?”

“我在元帅房间里的时候，他进来了。”

“你和他讲了话吗?”



“事实上是他先跟我讲话的，先生。”邓蒂斯微笑着说。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问了些关于船的事——从哪儿出发的，什么时候到马赛，以及船上装的是什么。我相信，如果船属于我，而且又没装货，他会买下它的。但我说，我只是大副，船是摩莱尔父子公司的。‘哦！’他说，‘我知道他们！姓摩莱尔的世代都当船主。我在瓦朗斯镇守的时候，联队里面就有一个摩莱尔家的人。’”

“一点不错！”船主兴高采烈地喊道。“那是我的叔叔，他后来当了上尉。邓蒂斯，你一定得让我的叔叔知道圣上还念着他，他会感动得掉眼泪的。好了，好了！”他慈爱地拍拍爱德蒙的肩膀继续说，“你做得非常对，邓蒂斯——但是要有人知道你曾带过一包东西给元帅，并和圣上讲过话，那你就有麻烦了。”

“我怎么会有麻烦呢，先生？”邓蒂斯问。“我根本不知道带的是什么东西，而圣上所问的又只是些普通问题，就是一般陌生人所问的那些。哦，对不起，卫生署的检查员和海关关员来了！”说完那青年人就迎上前去。

邓格拉司在他刚离开就走来说：“哦，看来他对于在费拉约港靠岸已经说出充分的理由了吧？”

“是的，非常充分的理由，我亲爱的邓格拉司。”

“哦，那就好，”押运员说，“要知道看到同事没有尽责，我会很难受的。”

“邓蒂斯尽责了，”船主回答，“这不用再说了，是黎克勒船长吩咐的这次耽搁。”

“说到黎克勒船长，邓蒂斯不是有一封他转给你的信吗？”